

歷史與空間

文：龔敏迪

尋訪上海的「東洋廟」

讀了《尋找東洋人》一書後，突然想到要去尋訪一下從前「東洋人」留下的建築。上海的建築可謂日新月異，有些得到了保護，有些則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命運。

過了外白渡橋，從曾經救過李香蘭的柳芭工作過的俄羅斯領事館前走過，沒幾步路就是原日本領事館，不過它的建築，只有在新建築群中露出的一點黑色的尖頂了。再往北走到閘行路，已經很破敗的一棟歐式紅磚房子，則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上海最著名的賓館「萬歲館」，芥川龍之介、鈴木大拙等著名文化名人都曾在此下榻。

拐個彎就到了峨眉路，就來到了魯迅多次提到的須藤五百三的診所那棟歐式紅色房子前。魯迅的晚年，都是須藤為他治療的。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懷疑：是須藤故意把魯迅治死了。我總是覺得：那是完全可能的。有人說：魯迅從來不罵日本人。那是胡說，別的不說，只要看看他的《友邦人士驚詫論》就知道了。

魯迅在日本很早就被廣泛宣傳，是中日親善的象徵，正因為魯迅也罵日本，於是在日本將要大規模侵華的前夕，他就不得不死了。不然，這個日本軍醫出身的須藤，何以在史沫特萊介紹的那個美國醫生拍了片子，確定魯迅得了肺結核後，還硬是以氣胸和哮喘來治，而不是按肺結核來治？

乍浦路上的「東洋廟」西本願寺的建築，是印度阿旃陀石窟的風格，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前，這裡還有一座印度式的九層塔。建在這裡也算是為「萬國建築博覽會」增添了一個品類。阿旃陀石窟位於馬拉施特拉邦北部溫迪亞山的懸崖上，傳為公元前2世紀左右開鑿，唐玄奘曾對它作了最早的記載。「阿旃陀」一詞源於梵語，意為「無想」。走過這裡，常常讓我感受到日本文化中的「拿來主義」，比如奧姆真理教的「奧姆」，也是印度教代表了宇宙、永恆的意思。

佛教在清末走向了衰敗，寺廟、佛典，在太平天國所經之處更是被毀棄殆盡。然而中國的思想界有不少人以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仍

然需要從佛教理論中尋找思想的養料，晚清很多思想最敏銳的知識人，如康有為、文廷式、譚嗣同等等，都不約而同地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其中楊仁山更是被公認為「當代昌明佛法第一導師」。與此同時，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佛教界失去了倚仗權力與金錢充當國教的支配地位，同時在西方科學、宗教和哲學的強大勢頭衝擊下，也感受到了空前的危機，於是一些僧人一方面希望走出去，並再一次從佛教的源頭吸取營養，一方面又希望團結中印日三國的佛教力量來共同與西方宗教抗衡，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在中國建印度風格寺廟的寓意了。

光緒二年（1876），日本東本願寺的淨土真宗僧人小栗棲香頂，在三年前經過上海去北京旅行過一次以後，來上海建立了第一所「東洋廟」，但中日兩國不同的佛教思想、目的和行為，不僅使楊仁山與小栗棲香頂發生了論爭，與上海的市民也有了衝突。

楊仁山與來自和小栗棲香同一寺廟的南條文雄建立了二十多年的友誼，在他的幫助下，從日本尋回了三百多種隋唐以來中國已經散失的佛典、著作，並在1866年創辦了金陵刻經處。但是出於不同的詮釋，中日雙方的理解，特別是中國的淨土宗以慧遠為始祖，而日本的淨土宗則以道綽、善導一系為自己繼承的法統，本願寺從創立者親鸞以來都繼承這一衣鉢。而它作為中國的淨土思想的支流，似乎從宋代起即已不被注重了，所以存在很大差異是不可避免的，楊仁山是有理由提出質疑的。同時中國的知識界，還在思索究竟如何才能使中國與西洋、東瀛相頡頏的任務。

陳祖恩德《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談到了1885年11月，上海發生了「東洋茶館」日本婦女賣淫事件引起的社會反響後，上海總共250名日僑中，有176名參加了本願寺的「報恩講」反省活動。還談到了1876年8月東本願寺向中國人宣教時，不得隨地吐痰等

《院內規則》；他們還設立了免費的醫療機構，但一個月內只有24人就診，而且僅僅持續了數年，他們對華人的宣教也就不停滯了。從表面上看，有日本僧人吃肉、喝酒、結婚、穿皮靴等等，在中國人眼裡僧人不像個僧人的方面，但最大的反感大概是出自他們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對中國佛教以及市民內心的輕蔑態度，不能不讓人產生文化侵略的嫌疑。而當楊仁山看到東本願寺在金陵設院時，在《與南條文雄書》中說：「弟與閣下交，近二十年，於佛教宗旨未嘗講論，今因貴宗將遍傳於地球，深願佛法高賢酌古今，期與如來教義毫不相違，則淨土真宗普度眾生無量無邊矣。」為什麼相交二十年的，同是研究佛教的人，卻不談佛教宗旨？他在給夏曾佑的信裡，有明確的交代：「日本（佛教）則衰於淨土真宗，近閱真宗之書，與經意大相違背，層層駁正，冀得改正」。而在《送日本得大上人武之武林》中更直截了當地說日本東本願寺的和尚們，「格於門戶，未能融入大同見解，不無差池。」他不能認同日本淨土宗的教義。

早期上海日僑以東本願寺和領事館為中心的建築，保留下來的已經不多，後期在魯迅故居，和收買過李香蘭的興業坊一帶的聚集區，雖然大量日僑舊居都被拆除了，但陸戰隊本部、北部小學，包括內山完造舊居都還在，只是就建築而言，沒什麼特色可言了。



西本願寺的建築，是印度阿旃陀石窟的風格。網上圖片

來鴻

文：蘇滄桑

自己人 (中)

心心上幼兒園後，我們從機場搬到了市區。連的丈夫回老家做事了，連自然跟着我們到了市區，並住進了我們家裡，真正成了一家子。

每天暮色四合，車子緩緩駛近小區時，心會漸漸湧滿溫馨。我知道，那個靠南的窗面，有個人正在側耳聽樓梯上的腳步聲，然後打開門，掩着，免得我在包裡到處找鑰匙開門。

脫下穿了一天的皮鞋，疲憊不堪的腳不由自主地伸向地板上那個固定的位置。我知道，有雙手已經為它們擺好了那雙粉紅的棉拖鞋。

走進每時每刻都整潔如新的客廳，我知道，心心已經被從學校安全接回了家，窩在沙發裡看動畫片。

用不着去找，我知道，她正在廚房裡，精心準備着我們喜歡吃的飯菜。從前她連螃蟹都不會燒，要把膏洗掉，後來學會了做各種菜，簡直可以去開餐館。拿手好菜是水煮魚、乾扁鱔絲、紅燒肉、紅燒豬蹄、我家鄉的食餅、紅薯粉圓、雞蛋羹、米線，還有土豆沙拉、煎牛排、煮咖啡，這些，都因為我們愛吃，三個人不同的愛，她都會。

燒菜時，她不忘從門裡伸出頭，叫：「心心，眼睛別斜着看電視。」

很多本來又忙又累又煩的日子，因為有她的分擔、關愛，變得輕鬆多了。

她不是我的母親或婆婆，也不是我的親戚，但心裡，她已經是我們心中最親的大姐，是我們這四口之家不可或缺的一員了。

心心讀初中時，我們搬到了江邊的新家。連也有了自己的房間。

這個世界也發生了很多變化。「錢」，越來越被看重。

比如保姆這個行業，漲工資，跳槽，月嫂，管家，等等，日新月異，令人咋舌。

而連，當初的目的就是掙錢養家，但十幾年來，從未提過一次漲工資的事。每次都是我聽說外面漲工資了，和她說，其實她早知道了。給她加，她還說「不要不要，夠了夠了，還是給心心買東西吃吧。」我們不肯，她才勉強接受。

她像自己家裡人一樣，幫我們省錢。有一陣子，我們請她額外給一個台灣朋友做鐘點工，從家到那戶人家要坐兩站公交站，但每次她都步行着去，說：「一個月可以省幾十元錢呢。」

我有些生氣，覺得她太見外了，說：「反正買菜剩下的硬幣每天都有，拿去坐車好了呀。」她說：「我去別人家做事掙錢，卻用你們的錢坐車，怎麼行呢？」

又比如買菜，她也千方百計省錢，小區周邊有幾個菜場，她都要走一遍，貨比三家，我說：「幹嗎這麼累，能省多少啊？」她說：「積少成多，能省好多呢！」她還跟別的保姆說：「你們這些人啊，反正沒事也要去散步，為啥不幾個菜場都走走？」大家就笑她太傻，又不是省自己的錢。她就說：「他們的錢也是辛辛苦苦掙來的呀。」

最近有一次，我睡醒起來一開臥室門，嚇了一跳，發現她黑着燈在客廳裡吃飯。我說「這麼黑怎麼吃？不會吃到鼻子裡去呀？」她說：「反正我一個人在吃，開那麼亮幹嗎。」其實，平時，我們一回家，總是把燈開得很亮的。

母親常督促我吃補品，我總是讓連也一起起吃，她大多總是推三阻四，說：「我們農村人，還是少吃點，不然以後要緊時不靈的。」

我的好幾個親戚朋友都曾托連介紹保姆，彷彿她介紹的，就會和她一樣好。一次，一個住別墅的朋友托我叫連幫她找保姆。過了幾天，小區裡一個保姆碰到連，埋怨連怎麼不告訴她這事。連奇怪了，說：「你不會去的呀！」沒想到那位保姆說：「有這個事，我好跟老闆娘說，有人叫我去別墅做，叫她給我加工資啊。」連說：「你想加工資，現在也好直接跟她說，幹嗎這麼費勁？」那人說：「不行啊，萬一老闆娘不給我，叫我去別墅做好了，那我不是沒地方去了？」我聽了笑得噴飯：「現在的人啊！」連也感嘆說：「這種人，好意思！」我更感嘆她的感嘆。

來城市那麼多年了，她骨子裡，永遠是當初那個清純的連，那個骨子裡有着非常高貴的東西的連。

文藝天地

浮城誌

夜·漫恩

文：瑜翼

夜幕深沉，總有種想哭的慾望。而眼眶卻是乾澀的，耳邊是王菲的《心經》，屋外月光寒冷、屋內也清寂寥落。寡淡的夢境沒有一絲亮色，一種恐懼深深襲來，我知道那是死亡對我的迷惑。長久以來，那是我最深層次的恐懼，也是我長久嚮往的事物。生命的輪迴不過一個死，少時不懂還以為如今依舊實施土葬，想像着我羸弱的身軀會被裝進棺材裡然後深深埋進土裡。留一個孤獨的墓碑見證我曾經來過……那狹小的空間裡漆黑一片，足以讓靈魂都窒息。我的身軀會被各種蟲子和細菌啃噬殆盡。想像着那無盡黑暗和孤獨，我深深恐懼和彷徨，我怕這一世還沒來得及盛放就已凋零，我是個貪心不足的女子，想像太多美好的事物，怕還未及擁有、體會便要匆匆離去。彼時我一定死不瞑目，但同時我又是嚮往死亡的。曾有人告訴我——死亡就是你徹底地回歸於自然，你將成為這自然的一部分，以元元的狀態自由存在。生命來於自然也歸於自然……死亡或許就是這樣，是生命的一部分，沒有她生命便不完整。

在這清寂的夜晚心中卻無人可想，這使原本的獨孤更加廣袤無垠……潤四月的夜晚是寒冷的，可我卻不知那是不是我心中的冷寂，使這本就寒冷的夜晚更加寒徹透骨？好想去抬頭望望那月色，皓月

當空，即便月色清冷也該好好賞賞的。月的光源於太陽，縱是冷色的也該有些許暖意，撫慰抬首仰望她的人。一直偏愛於神話故事，此刻若是抬首望月，朦朧的光透過夜黑地濃雲籠罩大地會不會是嫦娥在探望人間呢？此刻她心中是不是依舊思念那射日的英雄，獨自守着那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寂寥？罷！罷！罷！那不過是遙遠的傳說而已！這世上若真是有過那美麗的嫦娥，她該和她的英雄攜手一起淡看歲月靜好，然後一同慢慢老去歸於自然……那才是美麗而完滿的人生。

而我卻始終預感自己不會擁有那份靜謐——白髮蒼蒼坐在搖椅上淡看風起雲湧，從容欣然地回顧自己年少時的模樣、做過的諸多傻事等。蒼老的手依舊可以握着一生風雨相伴而來的愛人的手，或許身旁還有兒孫環繞承歡膝下，幸福而平實的就那麼蕩漾在韶華已逝的容顏上。眼角深深地皺紋中滿載幸福無憾……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最後的歸宿和追求的完滿？我不記得我的花季雨季在做什麼，歲月慘白得像指間的沙——悄無聲息地就這麼流逝而去……

這夜，真的很冷；或許我該睡了，讓自己暖暖地做個好夢。不為別的，只為我愛的和愛我的人。瑜，請夜安！好夢！

短載

文：緩緒

定向的河流 (三)

7

黃昏時分，天上佈滿了一些金燦燦的浮雲。

意大利某國際機場出口處，在人頭湧動的人群裡出現了穿着一條深灰色西式長裙，上身只穿著一件白色襯衣的豐容。她肩膊掛著一個背包，手裡拎著一個簡單的行李箱。

離開人群，她在機場的一家免稅店換了一些硬幣，當她發現大廳靠牆的一邊此時正有一個空著的公用電話機時，便快步走了過去。

她按照記事本上寫著號碼撥了號。

「您好，這裡是……」電話裡傳來的是一陣意大利語。

「噢，您好，我是豐樸源先生的家人。就是那位被當地人送來的藝術家。」豐容用英語說。「我剛下飛機。請問我父親現在的情況怎樣？」

「藝術家？哦，對了，您是那位中國病人的女兒？那位畫家的女兒？」

對方即刻便改用了另一種很流利的英語答道。

「您父親目前的情況還算穩定。別著急，您知道怎麼來這裡嗎？」

「知道。我已查過地圖了。」

「那好。見面再談。」

「好吧，謝謝您。」

出了機場，豐容很快便搭上了一輛開往市郊的巴士。巴士上面坐著的基本都是一些剛從機場出來的人。有些像是剛由異地探親或旅行回來。也有一些看上去像是每天都在這同一時段搭乘這趟巴士往返於住地及工作地點的機場員工。

車窗外沿途的景色由繁鬧的城市轉向郊野那一個接連一個外觀大致相同的村鎮。車上的乘客在

各個車站上下了車。雖然忙碌了一天，一路都沉默寡言，但各自都不會弄錯該在哪一個站上下車，都有一個只有他或她本人知道的屬於自己的目的地。

車子愈開愈遠，車裡原有的乘客漸漸地少了下去。車窗外的天色亦由帶著不少美麗落霞的黃昏，逐漸轉變成時而一片漆黑，時而能見到點點燈光及一排排路燈的夜晚。

帶著行李，離開這輛從機場開出的巴士後，雖然只不過是經過的公用電話機時，便快步走了過去。

豐容快步走進了離車站不遠的一家旅店，很快便在櫃檯前辦妥了入住一晚的手續。

旅店的餐廳佈置得很美。隨便哪裡都沒有從頭頂直射下來的強光，也沒有一時亮一時黑，特意搞出的使人覺得不自在的霓虹燈之類的燈飾。

換過衣服，鎖上房門，單獨走進位於底層的餐廳時，豐容發現不論是擺在靠窗一帶的專供兩人使用的桌椅，還是被放在正中的那些略大的餐桌，四周那些用來照明的燈光都是同樣的情調，很是柔和，隨處都散發著那麼一種意大利式的迷人氣氛。

「晚上好。讓我猜猜看您一定是剛從歐洲那邊過來的。我沒猜錯吧。」

剛在桌子一邊坐下，還沒拿起餐單，便見有一位從另一邊離得不遠的座位上走過來的男子主動用英語向自己招呼著說。

「歐洲？請具體點，猜猜看究竟是歐洲的哪一個地方？」

豐容望了下面那位看上去與自己年齡差不多的男子，無心地接住話題問道。

「英國。」男子皺了皺眉說。

「您能肯定？」

「能肯定。不然我也就不會選

用英語。」

男人拉開一張椅子在桌子的一邊坐了下來。

「真不知為什麼人們對自己的眼力總是如此地自信哩。」

「我叫喬恩。」男子轉過話題十分坦誠地自我介紹道，並用一種特別優雅的姿勢伸出了右手。

「晚上好，喬恩。您可以叫我瑪麗。」豐容按照一般的禮儀，順便給自己找了個英文名後，客氣地伸出手來與他握了握。

「請允許我直接叫您貝拉吧。」

「不，請別用這樣的名字，這會使我覺得不自在的。因為我知道在意大利文中貝拉是美麗的意思。」

「但，遇上像您這樣的女子，如名字不叫貝拉，不是更會使人覺得不自在嗎？不過，好吧，瑪麗就瑪麗吧。但是我想您不會拒絕我的邀請，讓我們一起去另一家小飯館用餐吧。」

「為什麼？」

「這裡不夠氣氛，顯不出意大利人所應有的熱情。那地方離這兒不算太遠。我認為對於剛來意大利的人來說，理應嘗試一下意大利人平時常用的食物。」

喬恩又一次主動而直接地轉換了話題。

「你發現了嗎，我也同樣不屬於這裡。我是說，並不屬於這家旅店。能猜出我是什麼地方的人嗎？」

「意大利人。」

「當然，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我來自米蘭。」

「哦，那可是大地方呀。」豐容扮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說。

「是嗎。因此說，我不屬於這裡。而且估計再住兩天，只需要再有兩天的時間，等我把葡萄園裡的那些事辦妥後就能回去了。」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詩意偶拾

端午節

文：龔毅

端午節，我去拜謁屈原
在汨羅江，面對滾滾的流水
看這位三閭大夫怒髮衝冠
讓他的《離騷》捲起千堆雪
佇立在江畔，江水喧嘩不息
奔湧的江水，翻騰的浪花
都是屈子，發自肺腑
憂國憂民的語言

驟然間，一陣江風吹動
三閭大夫不見了蹤影
遠處的江面中，只見一隊龍舟
擊槳而行，映入我的眼簾
看無數龍舟，
與三閭大夫的身影
重疊成中國龍，
向未來駛去

